

李圓疆 著

文圃詩詞稿

吳丈蜀題



目 次

题辞	(1)
序一	朱伯康 (4)
序二	徐 元 (8)
《萍踪忆旧诗稿》序诗	(10)
丈圃诗词稿自序	(11)
春痕集自序	(12)
春痕集 (1939~1949)	(17)
壮心集 (1949~1966)	(26)
风雨吟 (1966~1971)	(34)
秋意集 (1972~1982)	(48)
爱晴集 (1982 以后)	(60)
丈圃长短句残稿 (建国前)	(80)
楹联节选	(89)
附录	(91)
一、须把乾坤力挽回——从遗诗看秋瑾一生	(91)
二、《五瓣》诗人和毛尺园	(102)
三、先考事略	(107)
四、不尽的哀思	(110)
跋	吴亚卿 (114)
后记	黄达晶 (117)

题 辞

蓬窗耽苦吟，掷地作金声；
奚必青云上，喈喈鸾凤鸣。

夏高阳

一九九三年十月

圆疆诗在学者诗与文人诗伯仲之间，足堪
传世。

《在台丛稿》著者吴幅员题词

一箫一剑浊江滨，文苑今何失此人。
著述飘零今日泪，海山歌啸昔年身。
红尘滚滚皆趋势，白屋萧萧独食贫。
捧读君诗三叹息，从来才士例沉沦。

一九六七年徐行于泽国寓所

已息机心不复猜，侧身天地独徘徊。
半生铁骨曾千锤，午夜诗肠常九回。
志莫能酬甘遁世，人谁肯爱枉怀才。
前途莫问穷通理，笑傲烟霞酒一杯。

辛酉夏至叶秋船敬题

调寄沁园春 次戴复古韵 赠圆疆词人

是李君耶，尽折磨之，太可怜生，算相如四壁，留存病骨；浩然一卷，透露诗名，长是海滨，偶曾海外，有几人知风貌清，寄托处，在口呕笔扫，何限心声。

天生才自峥嵘，早筋力尽行付墨耕。竟涔涔矣，受将委曲；眼巴巴地，盼到承平。道路崎岖，能无记起，有共多年踟躅行，却是个最情深赠雁，余思求莺。

(注：张九龄诗：“赠鲤情无间，求莺思有余。”)

盛山带敬题

沧桑阅尽息传薪，托迹林泉避世尘。
梅隐深山香自远，霞临晚照色犹新。
参禅礼佛求真我，浣月樵云识旧身。
合是风流一名士，酒樽诗卷五湖春。

天台林美文拜稿

方城握别年方少，此日相逢鬓已苍。
过眼烟云惊梦幻，浮生忧患叹沧桑。
文章未逐流光老，壮志还随岁月长。
历尽风霜春气暖，繁花满树发芬芳。

一九八〇年王士文于天台

识君却恨晚相知，慨叹冯唐已老时；
深惜文章憎命达，堪将身世付传奇。

椒江周承训

曾抛心力事传薪，出自污泥不染尘。
丘壑罗胸风骨劲，文章泻地墨痕新。
指麾河岳诗言志，检点文章德润身。
松柏岁寒坚素抱，攀登不尽四时春。

临海杨叔威

序 一

李圆疆先生先后寄我诗集《春痕集》及《萍踪忆旧》集。展读一过，觉珠玑满纸，律细腔圆，若秋蝉之泣露，若冷月之临窗，自伤身世，倾诉不平，恍似黄仲则再世。兹略举其诗一二，如《有感》九律之一云：

覆盆谁识有奇冤，风雨声中归故园。
艺菊未忘栽菜蔗，谋生难藉养鸡豚。
已虚仲景济人愿，惭作敬亭信口言。
多病一身甘守拙，用心何在费评论。

又其一云：

眼中光景自茫然，贫病伤心值壮年。
黄口啼声凄入耳，青春夙愿渺如烟。
愁吟空对一庭雨，将息最难三月天。
长夜漫漫眠不得，鸡声风送隔墙传。

又《庚戌除夕夜坐偶成》云：

岁阑夜永析声声，凭几沉思百感生。
檐溜未停窗外雨，鸡声欲冷案头灯。
贫家丰岁看人瘦，病态中年逐日增。
儿女无衣缠破絮，风霜少恤莫相凌。

李圆疆先生原籍浙江温岭石粘镇，生于1925年3月。年十二，以公费考入台州中学；毕业后家贫无力升入高等学校，曾先后以工读形式旁听于浙大地理系及台大中文系各半年；1946年任职于台北《全民日报》社编

编辑部时参加台湾省教育厅举办之“中学地理科教师招聘考试”，甄选合格后，派赴台湾省立花莲女子中学任地理教师。至1949年5月返回大陆，任浙江省立台州农业职业学校教师，继之任台州师范学校教师、温岭中学教师兼校委、大溪中学教师兼教导主任等职。不幸遇到沈重的1957年，他不懂政治和政策，直言校事，被错划为中右分子，遭受过批判和斗争。1959年“反右倾”期中，被撤销各项职务，连同民选的温岭县人民代表公职亦被撤去。1962年又被精简，下放农村劳动，支援农业第一线。因体力衰弱，不堪任重体力农活，被允许于1963年秋参加温岭县曲艺协会，评书于温岭、黄岩、乐清等地。1966年夏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该同志在台湾归来关键问题上尚未交待清楚”作为藉口，交付审查。从此失去一切自由。从1966年夏至1971年农历12月26日下午止，受长达六年之久的“历史审查”；其间两次抄家，一度关押，竟陷入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惨境。加以连续被批斗，禁止外出；不仅评书无望，生路亦断。为生活所迫，只能种山芋菜果存活，养鸡鸭为生。

1972年撤销审查以后，但仍留有尾巴，未予彻底平反。幸有旧日同学新河中学校长叶如兆先生据理力争，始得以“民办教师”名义任该校高中部历史教员，工资不及前期正式教师半数；区区薪水不足养家活口，生活仍极困难。1982年温岭县举行“民办教师整顿考试”，其时适逢圆疆在天台山参加浙江省地名委员会验收台州各县地名工作，因未参加考试，当地遂以“抗拒考试”为名，于1982年给予“除名”处理；于是未能继续任教，仅给予

生活费 15 元。幸经县地名办公室多方斡旋，改按《困难时期下放精简职工条例》重新处理，按 1956 年评定标准工资比例 40% 发给生活补助费；此时连同补贴在内，每月仅得 88 元。在此期间，文革时所留后遗症并未完全消除，生活只能如此艰苦。圆疆处之泰然，未曾计较。但放眼宏观大局，经济由恢复到发展，欣欣向荣，精神振奋；虽年已花甲一身是病，仍怀老骥伏枥之志，孜孜不倦，先后任《温岭县志》及《长屿硐天》编辑撰写工作。朝夕勤奋，尽心尽力，为识者所钦敬。

圆疆先生任历史教师时，专心致力于明史、清史研究，著有《地理大发现后之中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受挫原因初探》等论文深受学术界重视。并于民办教师除名后，应各类中专学校邀请讲授《中华革命史》，甚受学子欢迎。在文学及旧体诗词方面，著有《秋瑾》、《戴复古》等书，及《春痕集》、《萍踪忆旧》等选集。最近还拟将发表于报刊杂志的诗文选出若干，连同新得之散失诗文，编为《丈圃诗词稿》，为此他曾口占一绝，表其心意。诗云：

村鸡啼午夜，霜月照孤灯，
旧事从头理，此心秋水澄。

我与圆疆有同乡之谊，相识始于 1986 年。他为编辑我老友徐行（字绿蘅）兄《双樱楼诗选》及《双樱楼词选》，邀我为老友作序。因徐兄系少年时《五瓣》诗刊中五人之一，我亦在其中；由此因缘，故来函邀约。从此，时有诗文唱和，书信往来。前年圆疆有《壬申仲秋述怀》一律，浙江诗词学会诸吟友唱和者甚多，我亦叨

陪其间。原韵诗云：

窗横梅影忆传薪，重喜山城净劫尘，
流去双溪清梦远，换来六巷市容新。
更番磨折留今我，不尽攀登许此身，
同访五桥明月夜，万家灯火满帘春。

我曾和诗一律，诗云：

中华古寺尚传薪，师道清贫耐劫尘，
天意何曾怜杀戮，人情偏爱喜更新。
地球村小跨江海，科技能多益寿身。
又见戊年新气象，满城灯火万家春。

韩退之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白乐天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徐行先生在《双樱楼诗稿》第五卷《晚晴集》中，有《柬圆疆》诗二律，其中有句云：“风流人物千山外，江海才情一代中；遥想寺桥风雨夜，冰绡写韵一灯红”。又云：“万里江山多朔气，一天风雨送征人；拈毫难写苍茫意，弹指会看浩荡春。寄语披云山下客，岁寒珍重苦吟身”！圆疆劫后余生，欣逢经济腾飞盛世，祝愿他老来身体强健，多出诗词欢愉之作。更祝愿祖国从此和平昌盛、长治久安，再无“冤假错案”出现之时，则我之写斯序，不为浪费矣。

朱伯康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六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序 二

少时读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诗人少达而多穷”、“文穷而后工”句，虽领悟不深，而于我心有戚戚焉。

欧阳子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所难，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三年前读温岭李圆疆先生《萍踪忆旧》（未是草），益信此言之不谬也。

圆疆先生博学多才，谙于史学，擅长诗词，而命运途坎坷，迭遭压抑。“左”倾路线盛行时期，被放逐于山巅水涯，穷居乡里达二十余年。蓬门苦守，牛衣对泣，效承宫之牧豕。步敬亭之说书。“文革”期间，两遭抄家之厄，复罹图圉之殃，覆盆有冤，申诉无门。其忧思感愤，发而为诗，筛血织泪，抑郁凄怆，感人至深。正所谓：“殆穷者而后工也”。噫嘻！时代不同，抑何诗人之命运蹇蹇若是耶！余尝有悼亡友句曰：“自古才人多命蹇，空山冷月葬诗魂。”，又有自伤句曰：“斯文终为诗文误，今日方知世事艰。”盖亦同此喟叹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雨过天青，知识分子由“臭老九”而跻身工人阶级行列，圆疆先生始得初沐春风，重展诗才，其锦篇佳什颇为海内外诗家所称道。无何岁月不居，叹青春之难再；老之将至，虑篇什

之流散。自谦敝帚自珍，以与同志切磋，乃有重辑《萍踪忆旧》之举。书成之日，嘱序于余。余虽学殖荒落，老而多病，然素仰先生品性之耿介与夫佳什之琳琅，不揣鄙陋，勉为之词，弁诸卷首，预期此集之不朽云尔。

徐 元 一九九七年七月于杭州

《萍踪忆旧诗稿》

序 诗

樗栎庸才栗碌身，十年历劫忆艰辛；
长怀赐饭江湖日，今我依然旧我贫。（其一）
岂欲“雕虫”贡盛名，卅年治史叹无成；
堪怜一卷巴人句，愧报多君关爱情。（其二）
诗人非是是劳人，学步效颦难出新；
信口占来挥笔就，但教讽咏性情真。（其三）

追昔抚今感而有赋

骇浪惊涛过半生，初回春梦对残枰。
囊萤曾负匡时志，历劫犹怀报国情。
几卷新书笺永夜，一杯清水守寒檠。
卅年心事昭中外，且付时贤月旦评。

丈圃诗词稿自序

白居易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为作。”时代互异，思想内容应有所不同，此理之至明者也。其所作诗老妪能解，古人以当时语言写诗，且常以俚语入诗，则亦应允许今人以今日之语言创意写诗。古今音变迁甚大，古韵之难以完全符合今日语音标准，亦极自然之事；且韵脚之适当放宽，更便于发挥诗人之才思。至于平仄粘对之属，似应继承传统，盖古体诗原以协乐为主，即离开音乐，亦应琅琅上口，增强其音乐感；然如偶有失律，本不“以辞害意”原则，似不应过严要求。故古体诗之改革，实为时代潮流所趋，非任何个人意志所能逆转。诗歌为抒写诗人对时代之感触，有歌颂、有揭露、切忌歌风吟月，无病呻吟，此唐贤之所以为历代诗人所宗，诗、骚之能垂之于千古之真谛所在也。故应制、应酬之作，专崇技巧，以笔墨为游戏，纵能哗众取宠于当时，难免淘汰于后世。我为数十年中学历史教师，诗词系业余所作，造诣不深，仅以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之意，叙写 65 年之经历，抒发各时期发生重大事件之感触；所作白描无文，间或失律，“下里巴人”之音，难免贻笑方家，仅拟以诗代柬，按年编次，分赠师友，并留雪泥鸿爪耳。

辛未七月廿六夜肖农李圃疆自序于太平永安花桥村旧居

春痕集自序

《春痕集》原是我 1942~1947 年以乳名小农，笔名肖农、笑侬、西茜、丽倩、金清、冠峰及守德、圆疆等名字发表于报章杂志的白话散文、诗歌、通讯报道的汇编。1947 年春以工作于台湾《全民日报》之便，给予付梓。印量不多，除分赠友好外，携回大陆仅四五册，毁于文革。我的旧体诗词亦遭同样命运，然经数十年之积累，以及浩劫以后的追忆誊录，尚有千首之多。师友们曾几度撙掇付印，均以“词非阳春白雪，未免贻笑方家”为由，婉言谢绝。今年夏秋之交的肿瘤开刀，包括过去胃溃疡开刀在内，已经是第四次外科手术了。由于年过花甲，手术后水米不进者三日，事后恢复极慢，长时期思维混乱，走笔艰难，深恐来日无多，乃于病床上将积年所存诗词稿匆匆过目。初步打算把 40 年代旧作先行付印。50 年代到 80 年代所作，俟身体复原后再作打算。其先行付印部分和我的白话文章一样同属处女学步之作，故仍以《春痕集》命名。词稿包括文革时期所作，数量不多，作为附录（一）收入。《先考事略》取文中“先君之素行虽未显于世，而其潜德亦足以垂训子孙”意，作为附录（二）置诸卷尾。全部诗词稿的安排，因时隔久远，记忆中与实际写作年月恐稍有出入，但基本上以时期先后编录，用以阐明随形势变化之个人思想演变过程。来日分赠师友，让他们了解在这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里我曾激起浪花，也曾受过冲击；而对下一辈来说，

也可以让他们或她们在我的“贫为病迫，痴属情牵”的坎坷道路上，吸取教训，正视现实，做一个时代的前驱者，为社会多作奉献。为了节约财力，压缩篇幅，其中有些即使自认较为成熟的作品而与经历及当时思想实际无关的概在删除之列。至于诗词中间有失律之处，这对“四十三年忙里过”的劳人来说，已无“吟安一个字，坐尽五更寒”的闲暇和精力了；再说在此诗词改革呼声甚嚣尘上之时，反不如保存原来面目，不予修改为好。诗题中大部分是后加的，为了说明写作的时代背景还加了较多的小序和注释。

我在孩提时期，只在私塾中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因少年时好吟咏，曾自学唐诗、宋词、元曲等书籍。小学阶段即向父辈文人学习作诗。因家贫无力进入高校深造，故古典文学基础不深；然受求知欲驱使，1946年春工作台北时常抽空去台大中文系旁听。1960年春受组织派遣去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由于历史潮流的影响，在这突变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多学习一些与经世有关的学问，以便更好地献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因此随着个人兴趣的转移，我已由解放前教授中学地理课转入解放后长期教授世界史了。我期望着祖国的富强，可当时思想上就已打上问号，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国家一直遭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而情况与我们相差不远的邻国日本，却很快的跻身于强国之林。我知道这在时间上应始于欧风东渐，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封建伦理的上层建筑，则远较他国更深更牢固更顽强地束缚了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阐述并分析这个因素，50年代初，我就节衣缩食购读《明史》和清代史等有关资料，撰就《地理大发现后之中国》、《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受挫原因初探》二文初稿。原期征诸文献，陆续补充，且以此作为我终生研究课题。不料“文革”事起，所有积年搜集资料和上述二文初稿连同书刊共261斤均付劫火。以后虽想重行编写，而手头资料荡然无存。加以十年支农，忙于生事奔波；后十年应聘新中，虽以民办教师仍旧从事高中历史教学，但工资不及前期半数，携妇将雏，生活极为困难。“史稿飘零歌是哭”、“可怜壮志寄新声”实不胜感慨系之。温中同事徐行先辈知我甚深，其赠诗中有“落墨我多词客怨，著书君有史家风”、“著述飘零今日泪，海山歌啸昔年身”等句即指此而言。1982年8月5日复以个人恩怨问题，连民办教师也遭到除名处理。解放前我备尝失学、失业以及封建婚姻所加予我的苦痛，解放后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以“台湾归来在关键问题上未交待清楚”为籍口，我先后被免去老中学校务委员、教导主任、县人民代表等职务，最后导致被迫下放支农。“文革”期间，又以“特嫌”惨遭迫害，几至妻离子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但我终因“无法对号入座”，自觉未得应有待遇。笔触所至，确有“厄闰黄杨寄怨讪”等语词。上述三个时期中，我的诗歌写作较多原因也在乎此。不过，我仍在发挥余热。民办教师除名以后，我应邀去各类中专学校讲授《中华革命史》，上天台华顶山编写《台州乡土史》，86年应聘温岭县志办。我在《台州乡土史·人物篇》脱

稿时写的“脱稿灯阑月一钩，秋声暗度客边楼；添砖如许挥余力，走笔岂为生事谋”绝句中，说明我的报国初衷未变。此次肿瘤开刀，如康复有望，我仍思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支付我最后的努力。

《春痕集》所收的是我解放以前的作品。虽说大量诗歌都在抒写“小我”身边的琐事，有些甚至不得不以曲笔出之。如果说文艺作品是时代的风雨表，那么这里边的“小我”仍有“大我”的影子。因为个人不可能超脱于现实社会。在新旧事物处于方生未死之时，善良正直的性格与黑暗势力之间的矛盾，爱国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仍可以从字里行间隐约看出。一个人的思想是有其演变过程的，这还得从我解放以前的时代背景说起，我出生于1925年，到1949年为止，共经历大革命、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四个时期。北伐战争时，我尚在襁褓。土地革命战争时，我在私塾与小学念书，政治上处于无知状态。抗日战争时期，我以十二岁的孩童公费考入台州中学，这时，学校迁到偏僻山区，如人与世隔绝境地。对政治还只有一种朦胧感觉。不过那时我酷爱国内外文艺作品，深受国内30年代文学作品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影响，仅处于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阶段。1944年春，我结束了中学学习生涯，踏进社会门槛，才开始象一株温室里的花木移植于露天地面经受风吹雨打，政治灵敏度逐步提高。这表现在抗日战争末期投笔请缨的愿望，对反动潮流的憎恨和对水深火热中人民的同情以及对景借物抒发并抗议封建枷锁所加予妇女的痛苦。在“学潮如